

中国散文档案·她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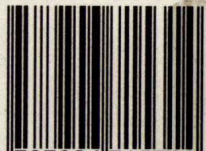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妮散文
倾听与诉说





上架建议：散文

ISBN 978-7-80671-531-4



9 787806 715314 >

定价：28.00 元

中国散文档案·她世界

王小妮散文

倾听与诉说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听与诉说: 王小妮散文 / 王小妮著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06.8

(中国散文档案·她世界)

ISBN 978-7-80671-531-4

I. 倾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7862 号

倾听与诉说

王小妮 著

出版人: 杨迅文

主 编: 桂苓 刘琅

项目主持: 江金辉

责任编辑: 王聪文

装帧设计: 海云书装

出 版: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: 361004

电 话: 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: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开 本: 635×965 1/32

印 张: 14.625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1-531-4/I·70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目 录

第一辑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

- 3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
- 5 先天读职的思想
- 8 感激棉花
- 10 化学飘进来
- 12 我有五封信都在路上
- 14 疼的移动
- 16 注视的结果
- 18 鸟蛋握在孩子手上
- 20 提前去了榆林
- 23 某天穿过狮群
- 26 雾里的两棵树
- 28 月光只照耀自行车
- 30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？
- 32 像米粒一样笑
- 34 穿过红富士
- 37 不要学习蜜蜂
- 40 衣服褶皱里的人像
- 42 家里养着蝴蝶
- 44 咖啡对于我是危险品

目 录

第二辑 手执一枝黄花

- 49 手执一枝黄花
- 55 穿大衣的滋味
- 59 做一棵苍凉的白菜
- 63 远离名胜
- 70 揭示中秋
- 74 黑暗三小时
- 78 三十五条伤疤
- 82 逾越众生的坚果
- 86 在我之上的人
- 90 把手伸出去
- 95 尊严之光
- 99 消 失
- 103 等待台风
- 107 世界何以辽阔
- 110 对 手
- 114 什么人能留下来
- 118 催促生命的电鬼
- 122 口衔罂粟

目 录

- 126 让我们喜欢纸
- 130 我什么时候成了一位“先生”？
- 133 玻璃的房子
- 137 倾听与诉说
- 140 假设灵魂能够闪光
- 144 愉快的降临
- 148 世纪之尾
- 151 思想独行的年代
- 155 残年记荒诞
- 159 独一无二的人
- 162 夜 声
- 167 悲观涌上来
- 171 接触石块
- 175 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吗
- 179 重提思索
- 183 每人增高三十公分
- 187 如果没有胃
- 191 想象坐在蒲团上

目 录

第三辑 目击疼痛

- 197 因为饥饿
- 201 白俄匍匐在地上
- 205 吃了一顿鸡饲料
- 209 我们要吃苦
- 214 怀疑纵火
- 218 第一次吃酒席
- 222 地主的女儿
- 226 刺 字
- 230 逃 港
- 235 罪过压人
- 239 醉 酒
- 243 踢香港人
- 247 从我手里拿走了三张纸的人
- 251 吊打一个人
- 255 与外国人纠纷
- 259 一个农民长大了

目 录

第四辑 提着土豆走出人群

- 267 我和他，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
- 280 一直向北
- 295 下 雪
- 315 木匠致铁匠
- 331 我们是害虫
- 339 重新做一个诗人
- 349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
- 355 爸 爸
- 372 梁老师
- 381 派什么人去受难
- 397 同也不同，学也不学
- 407 鸭绿江的另一边
- 424 为自己的心脏写一份病历
- 437 背后一块大宝石
- 447 把孩子交出去

第一辑

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

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

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阳光。

午睡起来，它就极其显眼地在那儿，斜着，几乎不移动。

我迎着光向前走，迎着那条界线极清晰的明亮。现在，我让它整条都照着我，从额头一直到脚下，我试到了三公分宽灼热的投入。我惊奇地看着我身上的第一件饰物，这是一枚刚刚出炉的长剑。

太阳应该普照天下，光芒的颗粒均匀地分布。这个下午，是什么原因触动了它，为我独自铸了这枚光的佩剑？

我不能真正体会一棵植物在每一天早晨遇见太阳光芒的感觉。现在，它只在我身上。我的武器，无鞘，无剑袋，无论多接近我的人也不可能抽走这枚长剑。它特别地留在我的身上，它显现着光芒，它又隐藏至深！我弯下腰去取一张纸的时候，它也弯下去，弯成我膝盖上的一把短刀。然后，它又笔直地复原。

五月南方的热，使它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样，贴紧了我。这剑，想让温度在我这里均匀地生长，留下了一条狭长挺直的烙印吗？

我看着那光剑，它几乎一动不动。这道偶然之光，使我想到了关于古剑的各种传说。许多年前，有资格身戴佩剑出门行走的，只是武

士和诗人。屈原身挟长剑，孤傲地望着名叫汨罗的大江；冯谖击打剑柄，抱怨食中无鱼；韩信佩了剑上街，招来了胯下之辱。在古人那里，它标志不凡，又招惹是非。

而我只是感觉到它在，它的光笔直漂亮地在我怀里。那光在似有似无之间。

这枚可感知、却不可抽取挥舞的长剑，它的光芒耀眼，只竖立在我这儿。它分割开我的左侧和右侧，也分割开位于我左右的一切。我相信从来没有人像它这样看待世界。它分别排列在我的两臂之外，光已经划开它们了。

没有要求，没有不平和仇恨，一个不准备出门、不准备做任何大事情的人，没有身怀利器之后的奇异勇武。我只是静静地感觉到它。我知道，正有一条热的锋刃在我的怀里，我空有一柄锋利之器。

突然，它消失了。我的眼前消失了那条明亮。左和右都是原来的我，原来的一切。那把佩剑被太阳收回去了。

先天渎职的思想

万物都忠诚老实，万物都尽心司职。

我已经在各种物质的紧密包围中观察了几十年。每一件东西都可能遭到彻底毁坏，但是除非它死，否则它不会渎职。

扭亮了的台灯，它不会自灭。闹钟一定准点报时唱歌。一把确定的钥匙能打开确定的门。红绿灯引导匆匆的行人车辆。树随着太阳转动着下面的浓荫。人在物体忠于职守的流程里穿越，以为自己是被忠诚仆人围拢的贵族。

三十年前，一个农民扛着一个黑布褡裢进了城。农民禁不住说：看人家这地场儿，啥东西没有！咱那家里有啥？进屋一铺炕，天上一个老爷儿。农民的老爷儿就是太阳。

农民很惊奇，城里人怎么这么会享受！农民明白，他一年四季走不出太阳的圈套。可城里的人在物质的圈套里却很少省悟。城里人绝不是什么都有。他在自己身外不断塑造着忠诚的物质。其实那物质正在成为全职的主人，绝不渎职地对着人发号施令。

有一个人喜欢把能拆卸开的东西都拆开瞧瞧，然而却不能复原。他家里四处塞着剖肠破腹的：钟表、收录机、照相机，甚至煤气炉、

热水器及其零件。谁要想窥视物体的内部结构，可以到他家里去作客。我关心这个人的兴趣能不能走到非现实。他说他可没有心情把人拆开。

不用拆装人的任何零件也可以知道，人的头脑里自生着读职的神经。所以，人的法律里有“渎职罪”。官员的渎职，几千年不能止。连扫垃圾的女人都想偷懒，省下一点力气就是占了便宜。有一天，我坐车去闹市区的邮局取邮件，只有两站地，一路上什么也没想，却坐到了第三站，只好再向回坐一站。并没有螺丝刀、尖嘴钳进入我的思想，错误就在内部自然发生。我想，人比任何的物体都更加具有发生错误的能力。一只钳子和一把锯，会犯错误吗？木头被钉成了椅子，谁坐在那里都行，一百年也不变。让一个人充当椅子，一百年不动，那人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精神？

一个人的内核当中，有成千上万的念头。那里面可能只有一个念头是忠于职守。一个人可以被拆卸成两个人、三个人甚至一百个人。在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，走到“奔腾”以后，是不是该休养停顿一下。总有人会不断地设计出明天的机器，但是谁也不能设计人。

我进入了商场，看见了一种木制的蒸汽浴箱，比常人略高，有一米左右的空间，完全是一间狭小的房子。我摸着它的木壁，突然想到这浴箱是个好地方，它是为人专设的，除了人，书本、纸张、电话，包括衣物都没必要进入。热情过度的商场推销员紧跟住我不放，向我介绍浴箱的优点，说用了它，保证人第二天能精力充沛地工作。我在内心里说，我希望的恰恰是忘掉工作。

未来学里有没有把人分解的假想？人宁愿拿出他们的热情去制定太空移民计划，也不想涉及到他自身的问题。我告诉他们都去看一看那蒸汽浴箱，人在那里面将一无所有，变成单纯的出汗者。而在浴室以外的领带、西装、名片、电话本，构成另外的他。我为一个最小的封闭空间欢呼。因为渎职是人这种动物的本性。

我偶尔去注视一个人，用书面语形容他正若有所思。用我们日常的话，他正在走神儿。一个人连“神儿”都走了，坐在沙发上的，只是一件穿衣服的壳。我们是不是要给“神儿”开辟一个地方，一点空间。在“神儿”的专职卧室里，它任何角色也没有。

感激棉花

我发现，我每天要有平均八小时伏身在棉花下面。

是晾晒棉被之后想到的，它在我的手上，温暖、有分量，像个大胖子。这是我们家里最后一张真正棉花的被子，其它的都不知道装了什么新物质，轻轻飘飘的，不再亲切。

我要问一问北方人：你在夜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和棉花为伴，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一首短诗，感激那使我们度过寒冷长夜的棉花？那些容易激动、喜好喝酒和拍案而起的北方人，你们都没感觉到棉花吗？

人不可能每天用八个小时去吃饭。但是我们要盖八小时的被子。为什么诗人在诗中无数次只偏心地歌唱麦子？

如果我们在夜里被石板和铁砧覆盖，肯定要大声呼叫压迫。先人们一生做着棉花下面的看守品，却没有人想到被沉重东西压迫的滋味。有着弹性和洁白的好棉花，像我们自己一样，它长时间地使我们舒服，舒服得习惯了，以至所有人都没有了感觉。

很多年以前，我坐在地板上。老年人在缝一件新的棉袄。这个过程很复杂。要摊开一包白棉花，把它们又摘、又拍、又拆，直到变成松软的手掌那样大的薄片，一片一片地絮到布上。布已经剪裁好了，铺在地板上，像个“丌”字形。老年人站起来走动的时候，她简直是